

邂逅茶梅

○ 杨菊三

冬天里，严寒中。

在向阳的山坡上，邂逅了一树茶梅。它高高大大的个子，密密集集的花朵，谁人见了都会禁不住啧啧称奇。

这是在一年之中的封冻期呀。草蔫了头，树落了叶，所有的花儿还在呼呼大睡，这茶梅却是凌冰霜，斗风雪，甜甜地诉起了衷情，为云梦之想的空山注入了实际的内容。

淡淡妆，粉粉色，是那么的娇艳，那么的清丽；脉脉情，深深爱，是那么的诚挚，那么的丰厚，那就是夜空中的一轮月，寒冬中的一把火，压住了萧瑟，妩媚了苍生。

事实上，它原本就有茶花的姿色，梅花的风骨，而且两者兼而有之，如今却以洪荒之力一炮走红，令人感怀。

虬枝旺叶，直面萧瑟。

这是有含量的树，树冠硕大，树枝稠密；这是有气魄的花，花朵高洁，花色清丽。她是茶花的一个分支吗？她是梅花的一种流派吗？反正，都是铁骨丹心，都会在冬季崭露头角，抢占先机。

说她早慧，在春天还没露头的时候就起身了，且比梅还走在了前列；说她迟暮，则是落在了季节排序的最末，也不与夏拉拉关系，也不与秋套近乎。

但她毕竟选择了艰难，毕竟顶住了寒流，以最粉嫩的红，以最遒劲的力，冲破了层层阻碍，突出重围。枝在重重的迷雾中杀开一条血路。花在严严的霜雪中闪现一派生机。

是那种悦目的粉，是那种赏心的红，就在冬天里启动，就在寒冻中发迹。

在短冈上见到的那些茶梅，体魄宽宏，面目端庄，是一丛一丛的放任，是一簇一簇的泼洒。她身着简裙，下摆却比简裙飘逸；她形体清丽，面目却与牡丹媲美。

是一种有信念的花。

是一种有才情的花。

只要遇到了时机，无论是三九四九，还是小寒大寒，都能一吐芬芳；只要确定了目标，无论是电闪雷鸣，还是风刀霜剑，都能一路进攻。

于是，在最萧瑟的季节绽放了。

于是，在最乏味的时日走红了。

茶梅是冬天的一脉暖意。

有道是“花香蝶自来”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，它们都去冬眠了，我们也不好再去难为那些蜂们蝶们了。

这茶梅，有茶花的风韵，又有梅花的风骨，每一朵都开得认真，笑得灿烂；每一簇都抱得很紧，散得很远。

是冬天的一种暖色，温馨着一个个僵硬的日子。

是冬天的一把号角，唤醒着一座座沉睡的高山。

她有胆量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。

她有胸怀析出春天中的一道光。

极力抗衡着风霜雨雪，倾情注入融融的暖意，在那些个波澜不惊的霜晨天，为人们送上满满的祝福！

在冬季，各种花卉都捂着脸，似乎不屑于再看一看这个不懂事的世界。

茶梅虽然有点矜持，却敢于向人们打开自己的心扉，将最绚丽的色彩扼住萧瑟，扼住苍茫。

艳艳的花一朵比一朵娇媚，脉脉的情一缕比一缕浓郁。有的隐身于绿叶之中，有的跳跃于枝头之上，这个呆板季节由此被全程逆转。

是谁在这个风萧萧之时还在诉衷情？茶梅微微地点点头。

是谁在这个雨凄凄之间还在念奴娇？茶梅轻轻地领首。

她将花枝压得低低的，近着熙熙攘攘的看客。

她把花朵开得粉粉的，亲着往往来来的行人。

那是引领啊，一团燃烧着的火。

那是力量啊，一艘破着冰的舰！

在江南，倘若迷路

○ 朱荣伟

在江南，倘若迷路

你可以走进小镇里弄，触摸

古砖的层叠皱纹，唤醒青苔记忆

你可以随意拉扯一座古桥，翻阅

烙印于石阶深浅不一的脚印

你可以寻访深山古村，辨别

炊烟味道，飘飞姿态

你可以去桑林踏浪，问询

一片抽丝的叶，在它的脉络流淌

假如这些还不够吹动你发丝

你可以在纵横交错的水乡河港中

画出轴线，找到支点

你可以眺望碧波太湖的景观帆船

看微风吹动风帆的力量

你可以去绿水青山之间

走一走茶马古道，沿着茶香而去

你可以注目美丽乡村墙面的三D画

牵出，骑上那头曾经的耕牛

去追赶牧童的短笛声

你可以在夜幕初降时分

踩着乡村大妈广场舞的节奏

划一道美丽弧线

你还可以搭乘任意一列高铁

穿行于江南血管

你甚至可以去通勤机场，选乘

低空飞行器，俯视整个江南

在江南，风雨有温度

山水有情意

你迷不了路

捻 河 泥

○ 许金芳

捻河泥也叫“鬲河泥”。

江南水乡农村捻河泥的情景已远去，可记忆没有远去，我时常呈现出念想来。

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”改革开放前,农村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营体制，农家肥是生产队里的宝贝，从晴初霜旦到冬春之时，捻河泥是生产队的劳动项目，也是青年农民的重头活，生产队结基肥的一种低成本方式。

冬阳像一颗穿越寒风金色珠子，以其柔和而坚定的光芒，不仅赋予人们温暖，更赋予人们力量和勇气，以面对生活的挑战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水乡的河港里，经常看到农船船肚大半隐在水里，在波光里余着晃着。我多次站在河港边观看，船头船尾各立着一位精干壮实的汉子，双手握着两根竹竿站在船舷上，先是马步下蹲，不摇也不晃，继而拉开双臂，竹竿下一张蔑制的大嘴巴深入河港清澈的水里，把河底下的淤泥吃个饱，然后站起，弯腰用力把淤泥扔进船舱里，汉子们用伸到河底的鬲泥夹，一张一夹地捻河泥。

捻河泥的动作看似简单，重复和机械，其实既是体力活，更是技术活。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捻河泥的好手，不但效率高，而且常常能捻到鱼虾，甚至鳖。记忆深刻的一次近距离观看捻河泥，是我读小学五年级放寒假时，跟随父亲坐在捻河泥船的船梢上，去捻随河泥一起被拉上来的鱼虾。捻河泥的工具鬲泥夹，由两支细长的毛竹杆，底部各绑一只脸盆大小的竹箕，由竹杆交叉固定而成鬲泥夹。上面的竹杆左右分开，下面的泥夹就张开，鬲杆合拢，泥夹即闭合。操作使用时，因捻泥夹得伸入两三尺深的水底，人站在随波晃动的船檐上，特别是

奶奶自己的“房间”

○ 金晓慧

我的奶奶不知道英国女作家伍尔夫，也不会知道“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”这样的至理名言。不过，奶奶曾经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“房间”，但那就其说是房间，更应是她生命里的屋子，有过一些自在悠闲的时光。

屋子很小，也就比一般的房间大不了多少，原是伯父早年想在这块地基上建造房子临时搭建的小屋，连墙面都没有过一遍石灰，还是红砖砌起来的样子。在幽竹的掩映下，倒有参差对照之感，门前种满了花花草草，像是花园的一隅。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，除却隔开的一间灶间，屋里塞满了奶奶所有的家当，家具、农具等用品，零零散散的东西一放，连那个脚都很是不便。当然怎样都能周旋，就像奶奶很满意在这间小屋重启的人生。

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。登门的客人很多。一些来访者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”，他们老远地就喊起了奶奶，那是在爷爷的名字后面加上大婶大嫂的客气称呼。奶奶也只能任由别人这么叫了一辈子，好在人生终于摆脱了和爷爷一块的糟心日子。爷爷属鸡，奶奶属狗，由于性格不合，感情一般，加上那个年代过来的男人对待老婆的恶劣态度，他们过日子是名副其实的“鸡飞狗跳”。奶奶近乎忍受了一辈子，现在孙辈们都小了，她忍无可忍，也不管任何说法，就搬到了离家一段路的这间小屋。奶奶总算是可以爱咋咋地，再也不用看爷爷的脸色了，不必顾虑家务劳什，只需打点自身冷热。

常来串门的的是住在附近的几位老人，奶奶热情好客，无论是昨天来过今天还来，照样泡茶招待，反正是山里自采自炒的茶叶，春天再去摘就是了。

如 花

○ 徐秀米

大数据会谈心，流媒体争相贴心地给我频推防脱发发广告。我信。

我除了将广告的各种洗发水、育发液、生发粉在贫瘠的天灵盖上猛施，还毅然坐高铁，转地铁，远赴广告所推的实体生发馆，滚微针、照蓝光、喷药夜，每周一次，听为我服务的小姐妇科普我听不懂也硬听的维养常识和嘱咐。我一头栽进抗脱发的荆棘路上，不能自拔。好友劝我慎行，但我坚信小姐姐的话：我的毛囊正在修复，我的发正在勃勃生长。

坚持了一年的诊疗，细小的绒发也确有生长，可我因家事缠身，懈怠了3个月的维养后的某天，我的希望之发像鱼贩的鱼，离开了他们的关照，先分明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便迅速消亡了。

“脱发纷纷梳，衰颜不堪照”。我被一把一把落的脱势吓坏了。我祈求中医根治。

中医辩证处方，内外同治。一方面外用清洁头部；另一方面，内服健脾胃，活气血。脾胃好，才可治肝，肝好，发会生。我自行煎药，用法遵医嘱，只是每天取完药汤，处理药渣是件麻烦事。母亲总提醒我药渣不可与家庭其余垃圾同置，需单独倒入路上，任由车、人踏行其上，“病痛才会消除”。我虽不能照做，但也不敢随意处之，于是为懒人安全计，每次煎完中药，汤服而冷其渣，后加水而施于我露台上的花土之中。

我露台上仅有两棵月季，均是朋友相赠，花龄已有十载，花品也属上乘，曾经每年从4月中旬花儿始开，开到次年1月初，方剪枝修条过余冬。花开期间月月千朵万朵开出万亩花田的气势，轰动我的朋友圈。最近两年盛景不再，花期很短，花开如摊饼，没几天就叶散蕊凋枝软，不时呈虫咬后的病态枯焦状。治虫施肥都不见效。去年极端天气颇多，忽冷忽热，这两株花植连4月都未好好撑过，便匆匆谢幕。到了秋日，她们真的像卒中的患者。

将满夹的河泥从水里提起来甩向船舷时，没有相当的腰力和本事，很容易跌进船仓或掉进河里。经验技术俱佳的父亲和搭档各立在船舷边上，随着船身的波动，身子顺势起伏，脚就像钉在船舷上似的纹丝不动；而一张一夹、你伸我提的捻泥动作，不仅娴熟自如，且呼应默契。船舷上的父亲和搭档像跷跷板两头的杂技演员，表演着劳动的美妙和神奇。船舷快浸到水里了，捻河泥的父亲和搭档收起捻泥夹，调好船头，一荡一荡地摇着橹，伴随着吱哑的橹声，笃悠悠地向河泥塘余去。

捻河泥的主要作用是积肥，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。软软的、黑黑的、肥肥的河泥，灌进圩田，铺在桑树地里作基肥，目的是等待春暖花开时，秀一个满田（地）春色。但河泥捻好后，并不能马上作肥料，得在河边围出的河泥塘里沤上两三个月，才能作基肥。

捻河泥的另一个作用是还河港清水。用现在的词语表达即河道清淤（虽然那时水乡农村人还不大用污染这词，但净化水质，饮用水更清了，是大家的共识）。河泥被鬲上船送上岸的那几天，河港里的水浑得发黄，但几天后水变好，河港里的水回清倒影，鱼儿欢腾。记得那年代我家附近硖埠头的许家浜年年捻河泥，捻过河泥后没几天，清晨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半斤八两的鲢鱼成群结队浮上水面，鱼嘴一张一合，动作整齐划一，犹如一队正在出操的小学生。祖母到硖埠头淘米洗菜时，一群群三四寸长的川条鱼聚集在硖埠前，当清水里泛起一股白色的米泔水，许多川条鱼便会在浊水中追逐觅食。浑水里鱼的眼睛看不清，正好浑水摸鱼，用空淘箕朝浑水中奋力一捞，准能捞上三五条小鱼儿。

念父亲 承风骨

○ 吴哲勇

他们多半是东拉西扯、闲话家常，在爷爷看来就是懒散婆娘尽说废话。下午过来的老人会摇着老蒲扇闲坐很久，以至于犯困打盹响起呼噜声。“傻子”姑娘每天都要绕着村子从早走到晚，有时也会停留在家门口，奶奶拿出一些零食递给她，她露出纯真善意的微笑，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记得有个患病的造访者，奶奶每次都会在那人离开后把坐过的椅子一通掸，我们都因那看似夸张的动作笑作一团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有趣的“访客”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，譬如从竹林里窜出来的小松鼠，一眨眼就会飞檐走壁；五彩的四脚蛇小心地观望着周遭，却不知闯进了人类的院落里。

有好几个寒暑假，我都是在奶奶的那间屋子度过的，在这片小小的自由天地，奶奶过得自在而满足，像是一个老年人的新生活，我们也浸染在愉悦中。夏日有映照于窗前的竹影婆娑，冬天则遥望到远处的群山皑皑，但我更喜欢暑假的日子。奶奶在屋前搭了葡萄架，种了桃子树，累累硕果看得我们流口水。旁边的空地种满了蔬果，奶奶变着法儿地翻花样，番薯藤、南瓜藤是时令鲜蔬，玉米、南瓜是下午点心，西瓜、香瓜是餐后水果。门口是一条山涧，溪水清凉，我和堂哥、表妹喜欢沿着溪流涉水徒步，一路翻找溪石下的螃蟹。奶奶的屋子似乎永远是夏日的午后，伴随着老人的打呼声，在那里呆久了便觉得慢下来，慢下来。

奶奶传统而守旧，并没有超前的女性思想，但那是属于她自己的一间“房间”，亦是她可以完全做主的一段生活，总是令她素朴的人生有些许光芒，也是我记忆深处的神奇小屋。

如 花

而我能做的仍然只是浇水施肥治虫和替她们认命。不过大约有三周左右的辰光，它们被迫同我一样，喝了稀粥中药汤，除此之外，她们还与药渣同眠。

秋日里，我需常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，便收起了对她们的期待，任由她们与自然随意相处。意外的是：晚秋初冬时，露台上竟春风扑面，花信纷至。绿植叶茂花繁，花朵重葩叠萼，朱颜又展。或许自己上了年纪，怎么看她们都像有股子孙满堂红红火火的热闹劲。朋友说这花品不像这个季节的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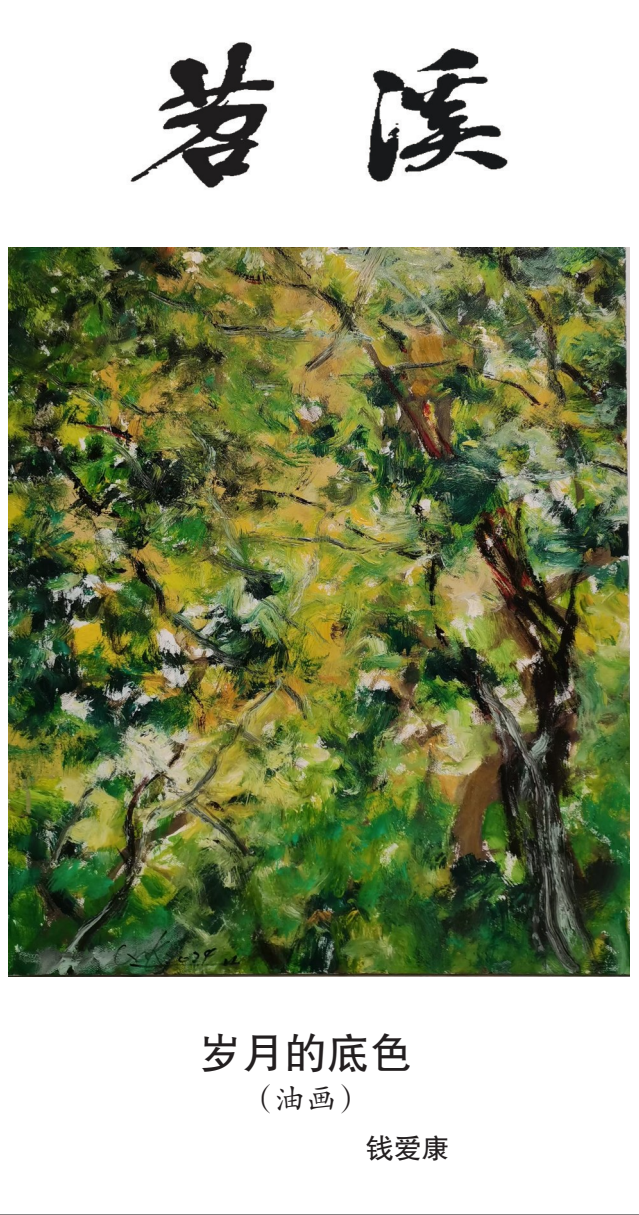
几周前，天气于恶劣处连续下了猛力，想来她们再也经不起刺骨凌寒且多雨的摧残。尽管我坚信月季通灵，花主的每一眼都是为她注射的生长素，但我明白生老病死落花流水的自然规律。我只是习惯性地坚持得空就奔花坛察看，时刻准备记录她们寒潮洗净的最后铅华。

有天晚自修结束后至露台，路灯灯芒穿入雨中织成一道薄密的丝帘。帘外冷雨潇潇，苍烟漠漠，帘内竟雨润花娇，香动心田。我疯狂为我即将发送的朋友圈寻找自证的文字，是的，是在寒冬，我的月季，喝过中药的她们正坚挺地开着，还在开着。

被斜夹在脖子和右肩的雨伞在双手用于手机拍摄时，歪歪斜斜滑溜了几下，伞骨缘尖的水淋到缺发保护的头皮上，惊起一个冷激灵，闪光灯打向雨中的夜花异常耀眼，文案自动生成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

我常给自己下紧箍咒，“再不如何如何，就老了！”焦虑，急躁，呼吸不畅。生命中大概确有许多事，需要急切地去追逐预料中的如何如何，但似乎也可以不必过于紧张，不如放慢脚步，慢慢来，万物间总归会有一种关联，给人意外的惊喜。

也许我可以相信，我的发，以及我想要的其他，会在某个被关联过的日子里，如喝过中药后的花。



岁月的底色
(油画)
钱爱红

念父亲 承风骨

安吉的冬日，山林间弥漫着凛冽的寒意，每一丝冷风都似能穿透骨髓。而父亲的离去，更让我陷入了无尽的凄冷与哀伤之中。他以鲐背之年，安详地告别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，告别了满堂子孙，去往那遥远的天际，只留下我们在这尘世中，深深缅怀。

父亲生于1931年农历9月28日，吴姓，名德银，字学恒，作为吴姓祖宗吴泰伯族谱排行（丽水市龙泉周源吴连佐公后裔）的第108代孙，他的生命从一开始，便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在安吉孝丰镇渚口溪村锹墩坞的山坳里，父亲度过了他漫长而又充实的一生。在这里，他看着子女们成家立业，孙辈们茁壮成长，重孙辈牙牙学语，四代同堂，近30人的大家庭，满是生活的烟火气与亲情的温暖。

父亲对土地的热爱，深入骨髓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无论是农村集体经营的火热朝天，还是八十年代后土地承包到户的自主耕耘，他都始终如一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每日天未亮，便能看到他走向田间的身影，日落西山，才伴着余晖归来。他用自己的双手，辛勤地耕耘着每一寸土地，收获的不仅是粮食，更是对生活的希望与坚守。他常说：“人勤地不懒，只要肯下功夫，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”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全家都养成了勤劳的习惯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，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。同时，他也始终秉持着节俭的美德，一分一毫都不浪费，家中的物件，哪怕破旧了，他也会细心修补，继续使用。他常教导我们：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

父亲一生为人正直，如同一棵苍松，屹立不倒。他坚守正道，从不动摇，对待每一个人，都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。在公私之间，他界限分明，绝不因私废公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担任生产队会计期间，对集体利益的守护，可谓殚精竭虑。每一次粮食和财物的分配，他都反复核算，确保公平公正。对于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户，他总是格外关照，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。他常说：“大家都是一个生产队的，要互相扶持，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饿肚子。”要是有人企图损害集体利益，他定会挺身而出，严厉斥责，哪怕因此得罪人，也毫不退缩。在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公粮、运卖竹木等农副产品时，他更是严格要求，坚决杜绝“以次充好”的行为，他说：“这是国家的任务，我们必须诚实守信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”他的诚信之名，在十里八乡广为传颂。农村实行“田地林木承包责任制”后，周边邻村的山林，都放心地交给他管护，这份信任，是对他为人的高度认可。

父亲的善良，如同春日暖阳，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他同情弱者，只要看到有人遇到困难，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每到春播时节，总有几户邻居家断粮，像陶姓人家，常常揭不开锅。父亲和母亲总是第一时间将家中的粮食送去，解他们的燃眉之急。母亲养的老母猪下崽后，一些人家想买小猪却凑不出钱，父亲便让他们先把小猪领回去，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。他常说：“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还记得七十年代，生产队的俞姓村民突发重病，急需送杭州救治。父亲得知后，不顾自己严重晕车的身体状况，毫不犹豫地陪同前往。一路上，他强忍着不适，悉心照料病人，直到将其安全送到医院。他的善良，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关心，更是实实在在的在行动。

改革开放后，社会飞速发展，然而，贪腐案件也时有发生。每次听到这类消息，父亲总是义愤填膺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表露无遗。他常借此机会，对我们这些在外工作担任要职的子女进行廉政教育：“你们在外为国家做事，一定要清清白白，千万不能拿人家的好处。”平时，他也时常叮嘱我们，要坚守底线，廉洁奉公。他的这些教诲，如同警钟，时刻在我们耳边回响，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指引。

父亲的一生，平凡而又伟大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是在这片土地上，默默耕耘，用自己的言行，诠释着正直、善良、诚信的品质。他的处世准则和生活态度，是我们子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，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与挑战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坚守自己的本心。

2025年1月10日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5岁。但他的精神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写下这些文字，不仅是为了缅怀他，更是为了传承他的精神。我们会将他的教诲铭记于心，将他的品质传承下去，让他的精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，在家族中代代相传。